

【有所思】

人间至味是团圆

□李曉

一条老巷子，是城市隆起的皱纹，是岁月缝下的补丁。

老巷子里住着758户人家。去年，老巷子进行了一些改造，包括更新雨污管网、铺设路面、疏通排水沟、新增防护栏、添设休闲桌凳……深入肌理的城市改造，让一条老巷子里腾起的漫漫烟火，有了更宜人的温度。

一条老巷子，盛满了时间的逸事和密语，巷子两旁林立的老店铺里卖着大大小小的生活物品，几乎可以供养一个人一生的日常需要。老店铺的存在让人懂得，这世间的所有营生，都是相互照应与彼此成全的，那些谋生的手艺人，与一条巷子的命运相系相连。

去年腊月，从广州回到老巷子的宋哥，与老家味道相拥的第一顿饭，就是呼啦啦吃上一碗牛肉炸酱面。宋哥的父亲，就是巷里人家口中的宋大叔，当年就靠老巷子里的一家面馆撑起一家人的生计。宋大叔平时不爱说话，常叮嘱儿子的一句话就是：吃饱点儿，穿多点儿，走路慢点儿，不要跑。宋大叔面馆里的炸酱，从不用绞肉机搅肉末，他坚持手工在菜板上一刀一刀将肉剁细。面馆里那块结实厚沉的菜板，是宋大叔用老家的柏树木材做成的，可以嗅到一股柏树的沉香。

宋哥在城里读完了高中，爱好音乐的他去报考音乐学院却名落孙山，于是跟随父亲在巷子里开了这家面馆。面对整日练嗓子、弹吉他的儿子，寡言的宋大叔有一天跟他谈心，大叔说：“儿啊，爸不干涉你的爱好，但你这样子在家里唱歌，喂不饱肚子，养不活一个家，我们家有手艺，爸爸教你学会，一辈子衣食不愁！”宋哥跟父亲在巷子里开了三年面馆后，便跟随一个亲戚去了广州闯荡，起初靠参与各种演出赚点钱，后来与人合办了一家广告传媒公司。如今，快60岁的宋哥是广州一家公司的老总。有一年秋天，我去广州，给宋哥带去了家乡的一盒烤鱼，宋哥当场就打开吃了，家乡的食物挑动了他的味蕾，也抚慰着他的心肠。宋哥陪我去白云山游玩，在山上眺望着入夜后广州城的灯火把天幕照亮，一阵沉默过后，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：“晚上做梦，还是在家乡老城的老巷子里走来走去。”

如今已87岁的宋大叔，与84岁的老伴还住在老巷子里，宋哥一直催促着父母去广州居住，但大叔大妈就是不愿意去。宋大叔说：

“我就是长在巷子里的树，人挪活，树挪死。”去年春节，宋哥回到老巷子过年，他在巷子里走着，捕捉着故乡城市的光影气息。我陪宋哥在巷子里转悠，抬头望去，家家户户的窗台边都挂着油亮的腊肉、腊肠、腊鱼，腊月的暖阳如金色蜂群在光影里欢快飞舞，阳光、微风、尘埃、市声，一同参与着对这些晾晒在天光中的节日食物的酿造，这也是用物候与耐心制成的“时光胶囊”，为远隔万水千山的游子们默默固守着关于“家”的坐标原点，完成着灵魂归来时的准确相认。一条巷子里漫卷的气息，让宋哥的心房变得豁达，他想拥抱整个城市生生不息的烟火。

去年大年夜，宋哥父母家的厨房里，积攒了数十载油烟的尘霾，正在年夜里缓缓旋落，在灯火暖暖的老房子里散发着金色辉光。雾气蒸腾中，老母亲的背影被灯光晕染得模糊而梦幻，她正往一条草鱼腹中填入姜丝与葱白。宋大叔在砧板上切着肉食蔬菜，“咚咚咚”声响起，宋哥耳畔传来当年父亲开面馆时剁肉的声音，但父亲明显是老了，手背上凸起的青筋似蚯蚓，脸上密布的老年斑让人想起深山里苔藓覆盖的石头。父亲剁了一会儿肉，感觉腿有些软，又坐下歇息，宋哥上前说：“爸，让我来吧。”父亲笑笑说：“不行不行，儿子，你是客人。”父亲的一句话，让宋哥心里突然难受起来，啥时候，父亲把他当成了离家归来的客人？此时窗外，不知巷子里谁家孩童提前“点燃”一枚电动爆竹，“咄”的一声脆响，搅动了巷子里渐浓的暮色，也飘来家家户户年夜饭的浓香。

一道道丰盛的菜肴上桌，宋哥从天津归来的妹妹一家，还有北京的外甥、上海的表弟一家，团团围坐在大圆桌边。宋大叔缓缓起身，致祝酒辞，依旧是那句话：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，大家来，干杯！”席间，亲人们相互敬酒，说着最吉利、最暖心的话语。大年夜，亲人们的眉眼之间都柔和下来，哪怕一年之中遇到过多少坚硬嶙峋的块垒，都在年夜灯光的流淌之中，化为温暖晶亮的琥珀。

年夜饭后，宋大叔掏出早就准备好的红包，给儿孙们一一分发，这是长辈郑重的心意，也是真诚的祝福。大叔走到宋哥面前，递上一个红包，说：“儿子，这个是给你的。”宋哥迟疑着：“爸，应该是我给您过年红包的。”宋大叔说：

“儿啊，我和你妈都有退休金，根本用不完，剩下还是你们的嘛。”宋哥想起，有一年春节回家，大年夜守岁时，父亲去柜子里找出几张存折，晃了晃说：“这些，都是我和你妈为你攒下的。”宋哥怔了怔，父亲又说：“儿子，密码就是你的生日，记得啊！”

春晚结束，城市的灯火还稠密地亮着，父母已经入睡，宋哥下楼，沿着老巷子走了一圈。新年晨曦降临前，这轻轻踏响的脚步声，融入故乡城市新年的旋律里。

大年初一早晨，宋哥吃了母亲做的8个芝麻红糖汤圆，这是母亲认为的吉祥数字，还加上一个荷包蛋，依然是小时候的味道，味蕾具有深情的记忆。新年的头三天，宋哥一一去拜访老亲戚、老朋友。一个老亲戚紧握住宋哥的手说：“我们的下一代，还要继续走动啊！亲戚，是越走越亲的。”宋哥点头称是。宋哥还去看望了他的高中语文老师。王老师住在本城一栋老居民楼里，宋哥带了礼物上楼，80多岁的王老师握着这个当年成绩中等的学生的手，回忆说：“你这个孩子啊，当年作文写得好，我有一次还给你打了满分。”王老师的目光幽深如古井，他打量着宋哥，问道：“你在广州还好吧？”宋哥连连点头：“还好，还好，只是常想家，还想起您。”王老师的眼眶里，顿时有了湿润的光。

正月初六上午，我送宋哥一家去机场回广州，宋哥对我感叹说，春节的归乡之旅，是一次对内心的再次哺育。所有关于故乡的细节，亲人的团圆，朋友的见面，老巷子里的市井人声，城市里闪烁的灯火，都生长着这个庞大而柔软的“年”，这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是鲜活的，都在寂静中发出深情的呼喊，让我们回望血脉的源头，感念目光里的关切，记得临行前的叮咛，它赋予新年启程的祝福之光。

“人们常常在旅途中，猛地想起湮灭许久的往事，忆起许多故人的音容笑貌。好像旅行是一种溶剂，融化了尘封的盖子，如烟的温情就升腾出来了。”这是作家毕淑敏对旅途的感叹。春节，就是滴淌在岁月之河中的一滴晶亮溶剂，它让烟火年年里的万千滋味，在此时升腾、流转。这是时间陈酿中的人间至味。

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）

【浮世绘】

团子代表我的心

□明前茶

在太湖流域的广大乡村，一些古老的迎新年仪式依旧保存着。例如，在过年前，出嫁的女儿要挑一个良辰吉日，挑一担礼物给娘家父母。这礼物，绝对不能全是超市里拎来的补品和点心匣子，必须有鱼有鸡、有茶有酒，还得有女儿女婿亲手包的数十个团子。

年前送团子，除了表明“团圆”“惦念”之意，主要目的就是给父母减负。要知道，在乡村，越近春节，年长的当家人越像陀螺一样忙碌，洒扫、浆洗、劈柴，爬上屋顶去补漏，杀猪，请亲友来吃杀猪菜，腌肉、灌香肠，为院子新修一个漂亮的竹篱笆，然后，认真牵引那些长疯了蔷薇藤，让它们有好看的伸展方向，明春才能在竹篱笆上开成花墙……这些，哪样不是累人的活计？若是天气阴晦，天气预报说两天之内有雪，那活计就更多了：茶园的主人，要雇请这些不怕吃苦的老人家，去给每一垄茶树盖保温防雪的稻草帘子；竹园的主人，要雇请他们赶紧把长肥的冬笋挖出，因为下雪结冰，化雪又泥泞，总要多一周多无法上山了……忙完回家，每个人都是两脚黄泥一身汗，迈进家里的门槛都抬不动腿了，此时，早就过了壮年期的老父母，谁不渴望有一口现成饭吃？若有闺女送来的团子，都不用引火点柴，只要从冰箱里拿出来放入微波蒸屉，花两三分复蒸一下，一顿饭就有了。

做女儿的牢牢记得自家父母喜爱的“团子”多半是咸的，她们会包雪菜冬笋肉末馅、萝卜丝香干肉丝馅、白菜鸡蛋馅，甚至还有鱼香肉丝馅、瑶柱粉丝虾干馅，就像把一些家常菜包进了结结实实的大团子里。

做上百个这样的团子，需要女儿一家人同心协力，尤其是揉粉，通常要将上好的圆糯米粉与粳米粉同揉，两者的比例通常是7:3。为了激发粉团的黏性，揉粉必须用滚烫的水，要在盆里，将两个拳头插进枕头那么大的粉团去揉，揉粉的人要蹲起马步、气沉丹田，像练武的人一样，一拳又一拳地将力气摅进去。揉粉要一气呵成，动作慢了，或者半途歇息去刷手机，尚未长出韧性的粉团就会开裂，哪怕你加热水复揉，做出来的团子依旧可能出现裂纹，就不好意思送去娘家了。

因此，虽然做团子的精细工序都由女人们承担，揉粉却多半是男人的活计，粉揉得好不好，一眼可见女婿是否有吃苦耐劳的品质。记得我小舅妈嫁女头一年，闺女送团子来，小舅妈瞥了一眼她送来的几十个团子，每个团子都像大饼一样扁平，小舅妈单刀直入地问女儿：“小徐没揉粉？你俩吵架了？”做女儿的大吃一惊：“老妈，你是怎么猜到的？”

我的舅妈分析得头头是道：“菜团子做好后，蒸出来无法保持高庄馒头一样的好形状，说明揉粉的人热水加多了。我猜，你一定又闹小脾气让小徐生气了。揉粉本是一个好台阶，能让你俩搭上话、消个气，你却不想给他这个台阶，硬是准备自己揉。怎样省下力气，又能防止团子开裂呢？你能想到的方案，就是多加水。”做女儿的对母亲的洞察力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做菜团子，是一项需要高度协作的工作，任何一环塌了都不行，比如，上蒸笼前，每个团子下面要衬一小片芦苇叶，这些芦苇叶，要提前从苇塘里打来，每一片叶子只能裁出两张团子的“垫纸”，如果裁到第三张，就会用到芦苇叶靠近粗硬叶柄的地方，某一只团子的底部必定会出现一道沟壑，就不那么美观了；出蒸笼后，团子的吹晾是必需的，否则团子装在一起容易粘在一块；但晾干太快也有问题，团子容易开裂；为了防开裂，有人会在蒸好的团子上刷油，有人会筛点儿熟粉，像是给团子化妆。

在雾气蒸腾的灶间里，小孩子最喜欢的活计，就是拿出家里的圆形木制印章，用它蘸取红曲粉或紫薯粉调成的汁液，趁热在团子顶部轻压，如此，红色的双喜、梅花、福字等图案，紫色的祥云、如意等图案，就印上了团子的“脸颊”，不但可以区分各种馅料，也让团子有了各式各样的表情。

沉甸甸的团子，不仅把迎接新年的气氛烘托到极致，也是出嫁女儿对娘家的一份无声表白：我永远在，我以及丈夫儿女都与父母长辈根脉相连。

我的二姨生了三个女儿，女儿都没远嫁，腊月里都送了团子来，这一百多个团子要吃到几时？当我说出自己的担忧时，二姨笑了：“你的脑筋怎么拐不过弯来呢？村里有的是只生了儿子的好姐妹，还有住敬老院的老人家。送掉一大半，剩下的团子，通常年初三就吃完啦！”

是的，团子送来送去，吵过嘴的有了重新搭话的契机，疏远的有了说几句知心话的由头，在每年岁末上演的这一幕，维持着人情平衡，也加深着亲人之间的连结。

（作者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江苏散文学会理事）